

七月廿三日，星期日，下雨天。

這個時刻，大概胡菊人正好飽餐浴後，燃起焚香，獨抱古琴幽會孔丘仲尼去也；司馬長風不披風戴雨跑到大嶼山，也會打着雨傘走上天台極目舒懷，呻吟一番，好為明天在明報的專欄文字培養一下情緒；功力達到阿沙彌的新興文士談錫永，要不是打坐練功，亦可能正容串登壇講佛一番；李怡呢，大概要為即走馬上任的王匡奔跑吧；而絲韋，相信不在日本京都大發絲古幽情，唱什麼中日友誼一衣帶水，準也是在新疆嘆其哈密瓜呢；至於只為大學生熟悉的金耀基、鄭德坤、HARRIS、GROVES……也全不見了踪影。一個靜靜地捲起而可能震撼香港八十年代的知識旋風，在這班在朝在野各霸一方的知識份子眼中，看來都是微不足道的。

不過，由「號外」、「大特寫」、香港電影文化中心合辦，香港藝術中心贊助，「文化新潮」支持的「結構主義與符號學」講座，却吸引了差不多二百名冒着風雨而來的青年人。求知慾特強的文化界、知識界新秀也為數不少。隨便一算，便有沈夢詩（小說家）、吳承歡、洗杞然（電視）、舒琪（影評人）、古兆申（詩人）、吳壹人（文藝）、詹小萍（主婦）、陳海文（大學生）、DIANA MAK（社聯）、麥顯揚（雕塑）M·A·ABBAS（講師）……還有珊珊來遲的梁鑑添（抖擻）。這是一個應該值得紀念的日子，一個象徵香港反文化（COUNTER CULTURE）興起的盛日。

演講者和討論者在青年知識界的小圈子裏都略有名氣。講者之一電影博士林年同不用介紹，當年他在香港影話和中國學生周報介紹巴辛的電影理論的時候，相信全港不會多過十個人知道他在說什麼。另一位講者梁濃剛，今年年初從英倫返港，在歐美最新思潮的衝擊之下，成為全港最先進的影評人。記得他返港之前，回港公幹的退休托派領袖岑建勳曾帶來口訊說道，梁濃剛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了。我當下心中有點納罕。七十年代以後留外的華人轉「左」是最自然不過的事，所謂「馬克思主義者」，十九都是毛派或者民族主義者、國粹派的同義詞。令人慶幸的是，梁濃剛是第十個。今次的「結構主義與符號學」講座，也是在他積極的支持下搞成的。

討論者中，藏龍也是不少。社會批評家曾澍基，是大專演講會的台柱，他去年出版的文集「香港與中國之間」，是全年本港出版的最暢銷書之一。哲學家譚家哲，與其兄譚家明各有所長，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者，碩士論文專論資本論的方法學，當日並有男女子弟數人隨同到會。史文鴻與譚家哲份屬同窗，不相伯仲，善思辨，長理論，亦是學生運動熱心份子之一。至於搞電影的金炳興

、語言學的周兆祥、戲劇的袁立勳、雜家馮志強、文化界的CATALYST陳冠中……都是各有所長，堪稱一時瑜亮的人物。

主席是影評人、編劇家吳昊，有談諧作用，他的開場白，是一個又一個的GAG，決定了那天下午是一個「歡樂今宵」。

梁濃剛顯然是很用心，有備而來的講者。由於大會事前準備不足，講者和討論者連簡單的溝通也沒有，因此沒有取得一定的默契，唯有各自為主，按自己估計聽眾的水平說話。梁濃剛的談話基本上是一個符號學的導論，指出了符號學在西方理論研究工作中的地位，實可和近代兩大學派馬克思主義和心理分析鼎足而三。我們都知道，馬克思的理論長於社會分析，他的階級理論，是分析

會/客體的影响。

主體/客體矛盾這個傳統的哲學問題，並沒有在馬克思的費爾巴哈提綱裏完全解決，實踐是一個不錯的媒介，但它不過回答了人類整體（COLLECTIVE SUBJECTIVITY）和客觀物質世界矛盾的問題，對個人的存在於某一程度上依然是無能的。

符號學目下被認為可能是突破這個理論難關的最佳武器。它企圖要把馬克思和佛洛伊德的兩個結構模型連結起來，在西方，由符號學而帶來在各個範疇掀起研究的熱潮，正方與未文。

符號學英文原名人叫 SEMIOTICS，也有人叫 SEMIOLOGY 如果以國際符號學研究學會六九年在米蘭開大會 通過



社會結構和社會轉變的最有力工具，但個人在馬克思主義的體系中，畢竟是備受忽視的。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想補救這一個漏洞。普列漢諾夫寫過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」，但不過在偶然、必然的問題上兜圈子，依然不能完滿地解釋個人在大社會的影响下意識形成和轉變的過程。二十世紀的另一大思潮是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，他的理論企圖分解人的心理結構，是個人/主體理論發展的里程碑。不過這樣一來，他又忽略了社

的決定為依歸，SEMIOTICS 應該是較為標準的叫法。SEMIOTICS 一字源於希臘，意思是聲音/物體的關係，剛好和精神/物質、唯心/唯物的認識論古典問題有着平衡的關係。它的宗師包括有C·S·PIERCE和SAUSSURE，後者的講稿 GENERAL COURSES ON LINGUISTICS，對後來符號學的興起和發展，更起着決定性的作用。符號，SIGN，應該和概念，CONCEPT 的意義截然分開。

它的兩個組成部份，SIGNIFIER 和 SIGNIFIED，是辯証地統一的，不可厚此薄彼。譬如說，過份強調發音／聲音（SIGNIFIER）的部份，顯然便誇張了腦袋（主體）的作用，會有唯心先驗的成份；反之，偏重於SIGNIFIED，也有墮入客觀主義窠臼的危險。

符號學源起歐洲，而大盛於法國，崛起一方、風靡一時的人物就有文化現象學家ROLAND BARTHES（頭盤）、電影的METZ（沙律）、人類學家L'EVY - STRAUSS（魚）、精神分析學家LACAN（湯）、哲學家LOUIS ALTHUSSER（主菜）和政治學家NICOS POU-LANTZAS（紅酒）等，真是一頓不容易消化的法國大餐。

林年同說他喜歡叫記號學，因為中國的一位學者岑其祥也這樣用法，至於英文，其實 SEMIOTICS 和 SEMIOLOGY 都有人叫。義大利喜歡叫 SEMIOTICS，意思是 STUDY SEMIOLOGY，其他地方則叫 SEMIOLOGY，意思是 STUDY SEMIOTICS，林年同笑說要先胡里胡塗一番，然後就會細談語言學／記號學的意義、研究的範圍、對象和方法。不幸，他竟然就此一直胡里胡塗下去。

林年同提了一連串名字，英文、法文、意大利文、俄文，可能還有歐洲其他語系，幾個概念 INDEX、ICON 和 SYMBOL，但却聽得人一頭霧水，不知所踪。不過，林年同却打破了過去被人認為死板的形象，他的演講生動、談諧而有趣，滿室風生，香港的活地阿倫捨他其誰？可能為了力求深入淺出使外行的聽眾聽得明白，林年同舉了不少例，娛樂成份極高，如凹出凸入、九人足球、紅藍綠橙，在在證明林年同實在讀書過多，竟然忘記了生活。

也許由於林年同名氣較高，中場休息一刻之後，下半場馬上便進入激烈辯論的高潮。譚家哲、史文鴻雙雙帶出，拿着咭紙，唸唸有詞，討論進入了問題的最核心。史文鴻談 LANGUAGE 和 SPEECH、SERIAL 和 SEQUENCE 的問題；譚家哲激烈地反對 SUBJECT 論者，大聲疾呼哲學早已發展到了取消 SUBJECT 的境界了。曾樹基不愧為頭腦精密之人，常起清道夫作用，往往在眾人激辯中把其中的問題、概念和名詞弄清過來。梁濃剛和林年同的自辯和反辯也十分出色，一下子把座談會由上半場的最低層次扯到最高層次，在座的聽眾相信只有少許人會聽得津津有味，餘者皆丈八金剛，摸不着頭腦。

不說話的討論者也大有人在。馮志強、黎則奮一對活寶貝，或為嬉戲，或打呵欠，一時專心，一時遊魂，是遊戲主義者。嚴肅的

馮偉才，不耐煩的畢浩明都沒有插話。陳冠中提了一個簡單的問題。周兆祥和袁立勳則認真地提出問題向講者聆教。至於金炳興，因事早走了。而卡通的主席吳昊，時不時的打圓場插話，也常帶來聽眾的一陣歡笑。

大會開至下午七時，還有不少聽眾興趣盎然，不願離去。要不是藝術中心關了冷氣下「逐客令」，相信討論還可以一直延續下去。

這一個歐美最新思潮滙報的講座，不能算十分成功，準備、演講和討論方面都有許多有待改善的地方。不過，它代表着的精神和意義却是非同小可的。香港既成體系的知識階層快要面臨知識上嚴重和根本的挑戰，舊有的知識分子的沒落和崩潰將會換來一代新的文化人。

小小水滴可以匯成大海，他們一定會成為未來的香港文化主流。

雲

目的：擴闊學員對現代藝術的了解，
鼓勵學員在現代藝術方面尋求發展。

導師：麥顯揚

課程：共十二講
十月廿二日號開始
逢星期日下午二時至四時
或晚上七時至九時
全期三百五十元。

內容：教授雕塑、油畫、繪畫
等傳統形式引導學員從中選擇或
發展新技法探討現代藝術的領域。

鍊

術

金

查詢：H-721516

地點：香港藝術中心頂樓畫室。